



岳飞画像

## 故宫的书法风流④

那些片刻的“冲动”，在大历史进程中都是“小事件”。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，在很多时候，一个人的性格不只会决定他个人的命运，还会左右大历史的走向。就像赵构，为什么疏远了张浚而重用了秦桧，为什么乾隆会重用和坤，他们在个性、情感上的“心有灵犀”，或许也是原因之一，而岳飞的祸患，或许早就藏在他刚直的个性里。相比之下，韩世忠、张俊都乖顺得多，所以削兵权后，他们都活了下来。

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：  
铁画银钩的岳飞法书(七)

□祝勇

金人的态度也是重要的，赵构的人生梦想就是议和，而金兀术给议和开出的首要条件就是杀掉岳飞（“必杀岳飞，而和议可成”）。当然，那只是外因，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，内因是赵构本来就对岳飞起了杀心。过去我们夸大了金人的作用，是颠倒了外因与内因的关系。对于赵构来说，这个条件不仅不难接受，反而刚好合乎他的心意，所以这个“顺水人情”，他乐意去做。这是岳飞的“九死”。

## 壹

统军北伐  
岳飞本来有希望恢复中原

岳飞的“罪过”，够死九次了。

有了这“九死”，在大宋王朝的第二次削兵权中，没有人比岳飞更适于用来开刀祭旗。

有了这“九死”，就不会再有岳飞的“一生”。

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，这话是屈原说的，意思是这些都是我内心之所珍爱的，叫我死九次也绝不后悔！

不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岳飞是否会痛、会悔、会悟？

“天日昭昭！天日昭昭！”他一生的命运，他对个人悲剧的态度，他所有没来得及说出的话，都凝聚在这八个字里了，好像什么都说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说。

死亡，是历史强加给岳飞的命运，他在劫难逃。甚至于，自大宋王朝建立、赵匡胤“杯酒释兵权”那一刻起，岳飞的命运，就已经注定了。

一个人的一生，有时会被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控制着，有人说那是历史，但当事者看不见“历史”，当事者只能看见别人的“历史”而看不见自己的“历史”。没有了“历史”，一个人生命中的一切看上去都像是偶然的，有了“历史”才会知道，那些原来都不是偶然，它们必将发生。而自己，不过是被历史选中的一个躯体。

笔者不是宿命论者，笔者不信“命”，但笔者信时代，相信一个人无论多么强大，都很难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。能够超越的人，就是那个时代的伟人。

岳飞的一生，是战斗的一生，他不仅和金人战斗，还和皇帝战斗，和朝廷里那些只会空谈和拍马的官僚们战斗，和自己的命运战斗，他已然是那个时代里了不起的人。

岳飞和帝王政治诉求的错位，恰恰说明了他“尽忠报国”所报的，并非只是皇帝，也不只是朝廷，而是社稷、黎民，这让他报效的对象，有了更广泛深刻的含义。“尽忠报国”不是“尽忠报皇”，这表明当时岳飞已经具有一定的国家意识。这种国家观、天下观，并非岳飞才有，范仲淹说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说的就是“天下”，而没有说“先皇帝之忧而忧，后皇帝之乐而乐”。岳飞的名言“国家了不得也，官家又不修德”，把“国家”与“官家”（皇帝）分得

《前出师表》(局部),南宋,岳飞(伪,清刻)  
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意义，而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标识。  
「岳飞书法」已经超出了书法史的范围。

清清楚楚。岳家军虽然姓“岳”，但它归根结底是一支忠诚于国家、百姓的军队，当岳飞接到“十二道金牌”，他特地把撤军行动延迟了五日，以保护当地民众逃离家园，使他们不被卷土重来的金军“反攻倒算”，这已是岳家军的本能，也是这支军队与谋求一人、一姓之私的唐代藩镇的根本区别。

而宋高宗赵构，虽然把私家军收归中央，但那是一支不打仗的军队。不为国打仗、保护人民的军队，就算不是一支国家军队。

历史学家说：岳飞是“南渡诸大将中唯一的进攻型将领，由他统率大军北伐，本来是最有希望恢复中原的。岳飞一死，恢复就只能成为一种难以兑现的梦想”。

消息传到金国，大臣们酌酒庆贺，说：“和议自此坚矣！”

## 贰

青山埋忠骨  
被后世历朝历代所尊崇

岳飞死后，这个偏安江南的王朝，在临安这座山青水碧的、名胜扎堆的、吴侬软语的、湿漉漉又甜蜜蜜的城市里，又苟活了一百三十多年。

但岳飞的墓也在临安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，英雄的魂在这座城市里，徘徊不去，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分刚性的气质。

当年，是狱卒阍顺着岳飞的遗体逃出了临安城，一路跑到九曲丛祠，把他安葬在北山。孝宗即位后，岳飞遗体改葬于栖霞岭南麓，也就是今天岳飞墓的位置。

岳飞墓全墓自西向东分为忠烈祠区、墓园区、启忠祠区三大部分，墓园区在中间，一座宋式风格的墓阙又将墓园区分为陵园和墓地两部分。穿过墓门，有甬道通至墓前，岳飞墓在正中，墓碑

刻有“宋岳鄂王墓”。左侧是岳云墓，墓碑上写着“宋继忠侯岳云墓”。墓门的下边有四个铁铸的人像，反剪双手，面墓而跪，分别是陷害岳飞的秦桧、王氏、张俊、万俟卨四人。墓门上有联，写着：  
青山有幸埋忠骨  
白铁无辜铸佞臣

绍兴三十二年（公元1162年），赵构真的把皇位传给了当年岳飞上疏力主成为太子的赵伯琮，自己在德寿宫当起了太上皇。赵伯琮，就是宋孝宗赵昚（“孝宗”庙号为死后追谥）。那时，岳飞已死去了整整二十年。

就在这一年，宋孝宗为岳飞平了反，追复岳飞“少保、武胜定国军节度使、武昌郡开国公、食邑六千一百户、食实封二千六百户”。又过了十六年，朝廷确定岳飞谥号为“武穆”，岳飞从此不再是王朝罪人，而是民族英雄。

有人会问：岳飞是哪个民族的英雄呢？中国是多民族国家，《剑桥中国史》称之为“多民族共同体”，中原汉族，与北方女真族，都是这“共同体”的一员，《宋史》和《金史》，都列入了“二十四史”，金与宋，在正史中拥有着平等的地位，即使在当时，双方互通国书，也称彼此为“南朝”“北朝”，这显然是对“一个中国”的共识与默契，所以完颜亮才在诗中写道：“万里车书盍混同，江南岂有别疆封？”

即使在大中国视野下，岳飞抗金、捍卫中原汉族王朝的努力也是不需要遮遮掩掩的，因为当时之中国，的确分成了多个政权，形成历史学者许倬云所说的“列国共存”的体制。

岳飞生是宋的人，死是宋的鬼，他为捍卫大宋而厮杀，而流血，没有什么不对的。他的家国观，他的英雄气，也不只是感动南宋的王朝百姓，也为整个中华民族所认同、所折服，用开国领袖的话说，他所从事的，是“正义的事业”。完颜阿骨打当年率领女真部族树

起义旗反抗大辽的欺凌压迫也是正义的，完颜阿骨打同样是民族英雄。

岳飞捍卫他心中的“正义”，既是超越时间（朝代），又是超越空间（不同地域、民族）的，连金章宗都承认：“飞之威名战功，暴于南北。”无论哪个王朝入主中原，包括金朝，以及后来统一中国的元朝、清朝，对儒家信奉的伦理原则都坚信不疑。元灭了南宋，但他们依然不会感谢投降金国的张邦昌、迫害岳飞的秦桧和万俟卨等人对南宋亡国做出的“帮助”，元人修《宋史》，依然会把这一千人等列入《奸臣传》，岳飞则成为永远的英雄。《宋史》说：西汉而下，若韩、彭、绛、灌之将，代不乏人，求其文武全器、仁智并施如岳飞者，一代岂多风哉。

无论哪个民族问鼎中原、坐拥天下，都坚守着同样的政治道德、文化伦理。英雄永远是英雄，奸佞永远是奸佞，哪朝哪代都不会变。这些共同的文化、信仰、价值观，正是中华文明在几千年历史中风雨不侵、前后相续、一以贯之、从未断流的秘密所在。

## 叁

淋漓挥洒  
岳飞书法多用苏体充满韵味

《宋史》说岳飞“文武全器、仁智并施”，证明了岳珂在《金佗粹编》中对岳飞书法的评价不是吹牛，也证明了无论在王朝的江山还是在文化的江山里，岳飞都有着不可撼动的位置。

这让笔者愈发对岳飞书法在人间蒸发感到痛惜不已。岳飞在战争中的功绩早已让我们折服，但时隔九百多年，我很想看见的，却是岳飞书写过的纸页，比如绍兴七年（公元1137年），在长江的那条船上，他写给高宗的那封上疏。

给皇帝上疏，必然用小楷书写。岳珂在《宝真斋法书赞》中说：“先君（指岳飞）受笔法于家庭，多用苏体，尤精小楷”。

这些小楷应该是端庄的、谨严的、恭敬的、呼吸均匀的、有耐性的、体现功力的，就像岳飞统帅的千军万马，步调一致，听从调遣，纹丝不乱，一丝不苟，显现着体制的意志。笔者很想看到代表岳飞书法成就的小楷，只可惜这些奏疏文稿，早已腐烂在泥土里，消失在空气中，一页都没有保留下来。

但有《凤墅帖》在，我们至少还可以看见岳飞用行书写下的书札。它们其实就是一些短信，略近于今天的“微信”。只不过古时的“微信”是用毛笔写的，故而留下了古人生活的片段，也为中国书法史留存了实物的证据，不像我们今天在手机里发的那些微信，几秒钟之后，恐怕就烟消云散了。相比于正襟危坐的楷书，那些写给朋友的书札，更没有丝毫做作的成分，更贴近人的本性，也更有韵味，像欧阳修所说的，“逸笔余兴，淋漓挥洒，或妍或丑，百态横生”。
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  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